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上卷

史料部分

魏绍昌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沈仍福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种)
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

上卷 史料部分 魏绍昌 编
下卷 作品部分 魏绍昌 吴承惠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书在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38.75 插页 12 字数 897,000

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500册

书号：10078·3371 定价：(上下两卷)5.75元

内部发行

叙 例

一、鸳鸯蝴蝶派，亦名礼拜六派，是现代文学史中宣扬趣味主义的一种流派。他们将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并披着“超政治”的外衣，以闲书或娱乐品的面貌出现，一味投合小市民读者的口味。鸳鸯蝴蝶派作者大都受的是封建社会的文学教养，而作品滋生繁殖的温床却植根在现代帝国主义侵蚀下的“十里洋场”（上海是它的大本营），因此鸳鸯蝴蝶派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典型”产物。

二、鸳鸯蝴蝶派起源于清末民初，五四运动前后二十年间是它的“全盛”时期，它的衰落是和新文学的壮大互为消长的。一九三〇年之后，它在新闻界、出版界，以及电影、戏曲、广播事业等方面所占据的优势才逐渐丧失，而它的“流风余韵”是直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改变了旧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才完全消灭的。（当然，后期以海派小报文人最为猖獗，但这批海派小报文人的基本队伍，又是和鸳鸯蝴蝶派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的。）

三、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以小说（特别是长篇）为主，也最有代表性，内容则分社会、黑幕、娼门、哀情、言情、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宫闱、民间、反案等种种类别。作品的文字形式，早期多用文言，“五四”以后多用白话，这是他们迎合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可是他们中间就有部分作者认为鸳鸯蝴蝶派这一名词，只能局限于民国初年用骈体文写才子佳人婚

姻不自由的哀情小说的一支。他们所以作如此狭隘的理解，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鸳鸯蝴蝶派的实质——游戏的消遣的趣味主义的文学观。

四、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选辑的鸳鸯蝴蝶派各种史料，分为四辑。第一辑中所收的是新文学方面鲁迅、沈雁冰等当初批判鸳鸯蝴蝶派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发表大都为了适应当时客观上的要求，因而富于战斗气息。第二辑中节录了建国以来十种现代文学史中论述鸳鸯蝴蝶派的篇章，这些篇章对鸳鸯蝴蝶派的范畴和作用初步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小结性的评价。

五、第三辑的七组文章，基本上都是鸳鸯蝴蝶派局内人的“夫子自道”。第一组是他们自己议论鸳鸯蝴蝶派这一名称的文章；第二组是刊物的发刊词、编者话、祝贺词以及刊登的广告，通过这些文章，宣传他们的文学主张；第三组选录了当初他们对新文学家反击的两篇文章；第四组是他们自己评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第五组中前两篇小品恰巧起了提供他们自己同文名单的作用，后一篇文章则对这一派作者的社会渊源作了扼要的交代；第六组是鸳鸯蝴蝶派的一支——黑幕书的两篇序文；第七组是几篇关于《啼笑因缘》及其作者张恨水的文章。《啼笑因缘》的内容熔社会、言情、武侠于一炉，是鸳鸯蝴蝶派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而张恨水虽于一九二四年初露头角，以后却是鸳鸯蝴蝶派中起着“中流砥柱”作用的极为重要的多产作家。

六、第四辑所收的小说史略、期刊丛话和作者小史三部文稿，除了作者小史采用了大部分旧作之外，前两种是范烟桥和郑逸梅两位先生根据他们的旧作重新改写和补充的。他们两位认为名称用“民国旧派小说”较为适当。（“旧派”两字是和“新文学”相对而言的。）为了尊重他们的意见，编者只对原稿做了一些文字技术上的修订，标题和文章内容都没有改动。至于这个名称

问题，编者认为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他们两位为此提供自己熟悉的资料，并给本书以热情的支持，这份盛意是值得感谢的。

七、上卷附录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书目，是以长篇为主加以分类编排的一个不完全的统计。后面附录了三个专题书目：北派小说是以天津这个“小上海”为孳生地，并且在上海大量翻印和推销的，这是南北两个地区在相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所生长的同一类产品；冯玉奇小说的内容充满了色情荒诞的毒素，文字庸俗甚至不通，其中有许多还是别人的代笔，这种大量生产和倾销体现了恶性“薄利多卖”的商品主义，因此冯玉奇是鸳鸯蝴蝶派末期尤其下流恶劣的“典型”作者；至于海派小报文人的小说，也是鸳鸯蝴蝶派一脉相承而愈趋腐化堕落的一支，书中仅举了很小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连载小说，它们的内容都很黄色，但在文字技巧上比冯玉奇“高明”。总之，北派、冯玉奇和海派小报文人这三方面的作品，大都流行于抗战以后至解放以前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鸳鸯蝴蝶派后期派生出来的三个分支。

八、本书下卷选辑的鸳鸯蝴蝶派作品，也可以说是一部鸳鸯蝴蝶派小说选集。收录了二十二部长篇小说的片断（每部附“全书内容提要”）和二十篇短篇小说。凡是鸳鸯蝴蝶派的名作或代表作，无一不是小说，特别是章回体的长篇小说。而且鸳鸯蝴蝶派作者写得最多的也是小说，这一派的名家几乎都是以写小说著称的。所以我们要研究鸳鸯蝴蝶派的作者和作品，考察他们的思想、题材、风格以及当时产生的现实原因和社会影响，势必要从他们所写的小说着手，而不是他们所写的别的什么作品。

九、鸳鸯蝴蝶派是辛亥革命的产物，当然是消极方面的产物。他们在政治上安于现状，思想上限于改良，写作上接受梁启超“小说是文学之最上乘”这一号召，便竭力在做小说上施展发

挥他们自己的文学造诣。我国古典的文言笔记小说、白话章回小说以及晚清勃兴的大量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直接滋养成品。但他们在继承、吸收和借鉴前人的成果时，特别表现在注重和渲染自己小说的传奇性和趣味性，因为一味迎合读者的娱乐口味，这是他们紧紧咬住不放的命根子。

十、鸳鸯蝴蝶派的历史大致可以和民国相始终，但它的作者有的在清末已经开始写作，而其代表作往往是早期作品，如《海上繁华梦》、《九尾龟》和《留东外史》就是这样的例子。鸳鸯蝴蝶派的“全盛”时代在民国前后的十年间、三十年代初，幸亏出了一个张恨水，才保持住它的“小康”局面。但在作品方面，自从四十年代初好不容易又出了一本《秋海棠》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有份量的或“社会影响”较大的小说了。回顾鸳鸯蝴蝶派的名家名作，最杰出的是“五虎将”和“四大说部”：前者是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后者是《玉梨魂》、《广陵潮》、《江湖奇侠传》、《啼笑因缘》。

十一、下卷所收的长短篇小说四十二篇，内文言九篇，白话三十三篇。有哀情、社会、言情、宫闱、民间、武侠、神怪、滑稽、侦探和集锦（或称“点将”）等种种类别。从作品来说，既包括了“四大说部”，也考虑到其他各种类别方面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代表作。从作者来说，“五虎将”之外，还收罗了一批不容忽视的主要作者。至于选择作品的取舍标准，力求能够充分体现鸳鸯蝴蝶派的特色和原貌，尽可能从“优”录取，因而所选的小说尤其侧重其艺术性。比如，他们的长篇小说结构都很松散，本书节录的却是情节比较紧凑完整的篇章；他们的短篇小说往往粗制滥造，本书选录的却是比较有其独到或可取之处的作品。编者企图通过这样的选择，可以使读者对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基本概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的鸟瞰。

十二、本书上卷的史料部分，曾于一九六二年十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此次重新排印经过较大的修订，各辑文章均有所充实，增加的文字约有十万言之多，所补充的瞿秋白、成仿吾以及胡适、张恨水等的文章，都是必要的史料。下卷作品部分，虽然编成于十几年以前，却因“十年动乱”，未能及时出版，还是初次与读者见面。关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资料，本书只是编者初步探索的成果，很不完备，又因限于自己的水平和见闻，不够恰当和错误之处，也在所难免，但愿借此“抛砖引玉”，得到大家的补充和指正。

十三、本书承茅盾同志题签，刘文昭、陈振鹏、杨福章等同志协助编辑，并此致谢。

目 次

| | |
|------------------------|------------|
| 叙例 | (1) |
| 第一 辑 | |
| 上海文艺之一瞥 (节录) | 鲁 迅 (2) |
| 有无相通..... | 鲁 迅 (6) |
| 儿歌的“反动”..... | 鲁 迅 (7) |
| 名字..... | 鲁 迅 (9) |
| 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节录) | 瞿秋白 (11) |
| 学阀万岁 (节录) | 瞿秋白 (25) |
| 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 (节录) | 瞿秋白 (27) |
| 小白龙..... | 瞿秋白 (29) |
| 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节录) | 沈雁冰 (32) |
| “写实小说之流弊”? | 沈雁冰 (39) |
| 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 | 沈雁冰 (43) |
| 反动? | 沈雁冰 (45) |
| 封建的小市民文艺..... | 沈雁冰 (47) |
| 《文学论争集》导言 (节录) | 郑振铎 (51) |

- 思想的反流 西 谚 (53)
新旧文学的调和 西 谚 (55)
血和泪的文学 西 谚 (57)
消闲? 西 谚 (58)
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 西 谚 (60)
悲观 西 谚 (62)
“文媚” 西 谚 (64)
- 致郑西谛先生信(节录) 郭沫若 (65)
致《文学旬刊》编者信(节录) 李芾甘 (67)
- 侮辱人们的人 圣 陶 (68)
歧路 仿 吾 (70)
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 钱杏邨 (76)
读《啼笑因缘》 夏征农 (90)
- 今日中国之小说界(节录) 志 希 (97)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节录) 胡 适 (101)
“黑幕”书 钱玄同 (103)
论“黑幕” 仲 密 (105)
再论“黑幕” 仲 密 (108)
- 礼拜六派的重振 叶 素 (116)
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 佐 思 (121)

第二辑

- 小说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 (134)
录自《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版)

- 文坛上的逆流——黑幕小说与鸳鸯蝴蝶派 (141)
 录自《中国文学史》(中华版)
- 辛亥革命后小说的反动——“鸳鸯蝴蝶”派文学和
 黑幕小说 (143)
 录自《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版)
- 对“名士派”、“鸳鸯蝴蝶派”的斗争 (150)
 录自《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上海文艺版)
- 小说中的逆流 [附]逆流中的现实主义 (155)
 录自《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华版)
- “礼拜六派”批判 (164)
 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山东师院版)
- 辛亥革命后小说发展中的斗争 (167)
 录自《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版)
- 对复古派的斗争和新文学统一战线的分化 (169)
 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版)
- 对封建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 (171)
 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版)
- 对复古派和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 (174)
 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版)

第三辑

- 关于鸳鸯蝴蝶派 宁远 (176)
 我与鸳鸯蝴蝶派 包天笑 (178)
 “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 平襟亚 (179)
 闲话《礼拜六》 周瘦鹃 (181)
- 《礼拜六》出版赘言 王钝根 (183)
 《游戏杂志》序 童爱楼 (184)

| | |
|----------------|-----------|
| 《眉语》宣言 | (185) |
| 《小说新报》发刊词 | 李定夷 (185) |
| 《红杂志》发刊词 | 严独鹤 (186) |
| 花前小语(《红玫瑰》编者话) | 赵茗狂 (187) |
| 《快活》祝词 | 周瘦鹃 (188) |
| 玫瑰之路(《游戏世界》广告) | (189) |

| | |
|---------|----------|
| 小说迷的一封书 | 寒云 (190) |
| 文丐的话 | 文丐 (191) |

| | |
|-----------|------------|
| 一行书(写情小说) | 天虚我生 (193) |
| 天网(社会小说) | 天虚我生 (193) |
| 小说派别之滑稽观 | 程瞻庐 (194) |
| 集锦小说溯源 | 郑逸梅 (195) |
| 章回小说之回目 | 郑逸梅 (196) |

| | |
|--------|---------------|
| 稗品 | 郑逸梅 (199) |
| 著作家之斋名 | 郑逸梅 潘寄梦 (200) |
| 说林濡染谭 | 姚民哀 (203) |

| | |
|------------|-----------|
| 《中国黑幕大观》序一 | 王钝根 (206) |
| 《中国黑幕大观》序二 | 程瞻庐 (207) |

| | |
|--------------|-----------|
| 《啼笑因缘》序 | 严独鹤 (209) |
| 作完《啼笑因缘》后的说话 | 张恨水 (214) |
| 一段旅途回忆 | 张恨水 (220) |
| 有关《啼笑因缘》的二三事 | 张明明 (222) |

我的创作和生活 张恨水 (237)

第四辑

民国旧派小说史略 范烟桥 (268)

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 郑逸梅 (364)

[附] 民国旧派文艺期刊存目备考

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 严美孙等 (534)

附录

鸳鸯蝴蝶派小说分类书目 (600)

[附一] 北派小说书目 (630)

[附二] 冯玉奇小说书目 (633)

[附三] 海派小报文人小说书目 (635)

第一辑

上海文艺之一瞥(节录)

——8月12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鲁 迅

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要讲《申报》，是必须追溯到六十年以前的，但这些事我不知道。我所能记得的，是三十年以前，那时的《申报》，还是用中国竹纸的，单面印，而在那里做文章的，则多是从别处跑来的“才子”。

那时的读书人，大概可以分他为两种，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读四书五经，做八股，非常规矩的。而才子却此外还要看小说，例如《红楼梦》，还要做考试上用不着的古今体诗之类。这是说，才子是公开的看《红楼梦》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里也看《红楼梦》，则我无从知道。有了上海的租界，——那时叫作“洋场”，也叫“夷场”，后来有怕犯讳的，便往往写作“彝场”——有些才子们便跑到上海来，因为才子是旷达的，那里都去；君子则对于外国人东西总有点厌恶，而且正在想求正路的功名，所以决不轻易的乱跑。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才子们看来，就是有点才子气的，所以君子们的行径，在才子就谓之“迂”。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娘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青姑娘聚

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象《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象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娘子当然是佳人，于是才子佳人的书就产生了。内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怜这些风尘沦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识坎坷不遇的才子，受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成了佳偶，或者都成了神仙。

他们又帮申报馆印行些明清的小品书出售，自己也立文社，出灯谜，有入选的，就用这些书做赠品，所以那流通很广远。也有大部书，如《儒林外史》，《三宝太监西洋记》，《快心编》等。现在我们在旧书摊上，有时还看见第一页印有“上海申报馆仿聚珍板印”字样的小本子，那就都是的。

佳人才子的书盛行的好几年，后一辈的才子的心思就渐渐改变了。他们发见了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娘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娘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了她们的便宜，叙述这各种手段的小说就出现了，社会上也很风行，因为可以做嫖学教科书去读。这些书里面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加)呆子，而是在娘子那里得了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在这之前，早已出现了一种画报，名目就叫《点石斋画报》，是吴友如主笔的，神仙人物，内外新闻，无所不画，但对于外国事情，他很不明白，例如画战舰罢，是一只商船，而舱面上摆着野战炮；画决斗则两个穿礼服的军人在客厅里拔长刀相击，至于将花瓶也打落跌碎。然而他画“老鸨虐妓”，“流氓拆梢”之类，却实在画得很好的，我想，这是因为他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就是在现在，我们在上海也常常看到和他所画一般的脸孔。这画报的势力，当时是很大的，流行各省，算是要知道“时务”——这名称在那时就如现在之所谓“新学”——的人们的耳目。前几年又翻印了，叫作《吴友如墨宝》，而影响到后来也实在利害，小说上的绣像不

必说了，就是在教科书的插画上，也常常看见所画的孩子大抵是歪戴帽，斜视眼，满脸横肉，一副流氓气。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的毕亚兹莱 (Aubrey Beardsley) 剥来的，毕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的“浮世绘”(Ukiyoe)的影响。浮世绘虽是民间艺术，但所画的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Erotic (色情的)眼睛。不过毕亚兹莱画的人物却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颓废派(Decadence)的缘故。颓废派的人们多是瘦削的，颓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惭愧，所以不喜欢。我们的叶先生的新斜眼画，正和吴友如的老斜眼画合流，那自然应该流行好几年。但他也并不只画流氓的，有一个时期也画过普罗列塔利亚，不过所画的工人也还是斜视眼，伸着特别大的拳头。但我以为画普罗列塔利亚应该是写实的，照工人原来的面貌，并不须画得拳头比脑袋还要大。

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很受着这“才子 + 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才子 + 流氓的小说，但也渐渐的衰退了。那原因，我想，一则因为总是这一套老调子——妓女要钱，嫖客用手段，原不会写不完的；二则因为所用的是苏白，如什么倪 = 我，耐 = 你，阿是 = 是否之类，除了老上海和江浙的人们之外，谁也看不懂。

然而才子 + 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 R. Haggard: 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

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生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蝴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

节录自《鲁迅全集》第4卷《二心集》

编者注：本文原刊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及八月三日的《文艺新闻》周刊。讲演的日期据《鲁迅日记》记载应该是这一年的七月二十日，并非八月十二日。本文收入《二心集》时作者作了较大的修改。这里节录了全文的前半部分，虽然具体谈论“鸳鸯蝴蝶派”的文字不多，但对这一派的历史渊源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

本文末段中提到的《眉语》月刊，创刊于一九一四年十月，是“鸳鸯蝴蝶派”杂志之一，主编者是高剑华(许啸天妻子)，并不是制造“无敌牌”牙粉的天虚我生。